资助了159个贫家孩子的台商刘竹承

“不上学,你让他们去做什么?”

本报记者 周锦江 丛书莹

一位年过七旬的台湾商人,每天5点起床,10点睡觉;手机坏了舍不得换;一辆车开了八年;只爱看歌舞文艺节目;爱吃葱油饼、面条、水饺;烟酒不沾……

刘竹承,一位在潍坊呆了16年的台商,这16年他资助了159个贫家孩子,被孩子们亲切的称为“刘爸爸”。2月8日,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。

心宽体胖的刘竹承

“随着时间推移,精神上越来越满足”

齐鲁晚报:你做了不少善事,标准是什么?

刘竹承:主要是一些能读书但没钱上、残障人士、孤寡老人等等。有人找我,我又有力所能及,我就帮。

齐鲁晚报:今年资助的孩子又添了6个,达到159个,已经远远超出您当初定的资助100个孩子的目标,会觉得担子越来越重吗?

刘竹承: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,因为每年有人进也有人出。毕业了就不用资助了。相反今年有十几个孩子毕业,资助的人数反而减少了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,精神上越来越满足。

齐鲁晚报:1997年来潍坊,16年资助了多少钱心里有数吗?

刘竹承:我自己没有具体数,但有人帮着算过,大约600多万元。

齐鲁晚报:是以个人名义,还是企业名义?

刘竹承:全是我个人,都是我私人的钱,每年多多少少拿出一点来做善事,再加上我烟酒不沾,花销本身并不大。

齐鲁晚报:这600多万元对你而言是个什么概念?

刘竹承:不算大压力,近年生意做得挺顺,经济上比较宽裕。不过不少钱都是作为资本积累再投资了。

齐鲁晚报:你现在的企业从事饲料加工、养殖、食品加工等一系列生产经营,有多少雇工?

刘竹承:差不多过万人吧。

齐鲁晚报:不少地方闹用工荒,这么大的用工量,会不会招不到人?

刘竹承:用工荒?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的人员很饱合。

齐鲁晚报:有什么诀窍?

刘竹承:诀窍谈不上,最主要是保证员工待遇。我的会计跟了我14年了,司机也有8年了。他们都有较为丰厚的福利待遇。

齐鲁晚报:钱多就不怕招不到人?

刘竹承:对,可以这么说。企业赚钱了,就要多分一些给员工。比如成都的、沈阳,我都会给他们报销路费。他们赚钱本身就不太多,和本地员工相比这个开销就是额外的。

“中午常有应酬,已经成为一个负担”

齐鲁晚报:大部分时间“漂”在大陆,回家时间肯定很少。一年在大陆和台湾时间如何分配?

刘竹承:在大陆能呆300多天吧!(哈哈)

齐鲁晚报:经常不在家,生活起居少人照顾,身体状况怎么样?

刘竹承:我的身体非常好。元月份刚刚做了一次体检,前一次出差一下飞机直奔医院。结果显示身体非常好。我有定期做体检的习惯。

齐鲁晚报:平常的作息时间有保证吗?

刘竹承:我作息时间非常规律。早上5点钟就起床,摸东摸西,喝一杯麦片,看看电视看看书。晚上十点就睡,作息上已经养成了习惯。中午常有应酬,已经成为一个负担。去吧,不是很愿意,不去又不好。

齐鲁晚报:您提到过烟酒不沾,做生意免不了应酬,会不会在生意场上显得有些另类?

刘竹承:是有一点。我在潍坊、临沂,包括以后可能在荷泽以及东北那边都会有生意,跑来跑去已经很累,但平时的应酬让人觉得更累。

齐鲁晚报:这么多年对于潍坊的饮食也习惯了吧?有没有特别钟爱的美食?

刘竹承:习惯了,一直很适应。对于潍坊的葱油饼、面食、水饺都情有独衷。在台湾楼上楼下都是山东人,饮食、交流都不是问题。

齐鲁晚报:平时娱乐活动有什么?

刘竹承:主要是看电视、看书。

齐鲁晚报:对电视节目有偏爱吗?

刘竹承:主要是看一些歌唱等文艺节目。对于一些“你攻击我,我攻击你”(尔虞我诈,编者注)的节目很讨厌。春节因为在台湾没有看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,元宵节的时候就看了。山东的朱之文,多可爱呀。很纯朴的。

他们都叫我“刘爸爸”,我得当好这个“爸爸”

齐鲁晚报:很多年前,你说只想帮助更多的人,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的想法吗?心理上、情感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吗?

刘竹承:这个想法一直没变,以后也不会变。但感情确实越来觉得沉甸甸的。

齐鲁晚报:怎么讲?

刘竹承:以前我说帮助100个人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后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,是我没有预想到的。随着鲜活的一个个人出现的时候,他们成长了,我就有了具化的支撑力量。

齐鲁晚报:可以看出你深爱着这些孩子们。

刘竹承:当然。他们都叫我“刘爸爸”,我得当好这个“爸爸”。这么多优秀的孩子,不让他们读书真的很可怜。不上学,你让他们去做什么?现在发现他们都是人才。有些孩子有保送资格,他们不要,考试也一样通过。这个才厉害。都好可爱。

齐鲁晚报:去过孩子们的家里吗?

刘竹承:去过很多。有个孩子,我去他家里给买了8斤猪肉,家里连个锅都没有,家里因为穷已经两年没有吃过肉了。花钱要花在刀口上,很值得。

齐鲁晚报:做了这么多善事,有过使之成为制度化发挥长效力量吗?比如像壹基金。

刘竹承:很难。成立基金,靠利息,我没有那么多钱。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在做,做多少算多少,尽自己的力量。我已经告诉我女儿接着做下去,做多少随便你。更远的未来,想太多也无益。况且,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,我身边已经有好多人受影响,我感到很开心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不借助相关机构去做善事,而要自己来?每年一次聚会会不会不够低调?

刘竹承:这个不会。每年聚一次是我们的约定。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坐下来聊聊天,问候一下。此外,当面发红包免去中间环节,踏实放心。

想建一个大大的敬老院

齐鲁晚报:很多人提到你都是崇拜、感激,那你对于他人有没有特别的感激或者觉得有亏欠?比如工作中,比如家人。

刘竹承:对家人的感情和对别人的感激完全是两码事。我是孤儿,最让我感激的就是小时候帮过我的人。不过现在帮过我的人都已经走了。那我就自己默默再帮助别人,让这个爱传承下去。

齐鲁晚报:不常陪家人,不觉得有些愧疚或遗憾吗?

刘竹承: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,他们都很支持。

齐鲁晚报:整天这么忙,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累了,该归田养老了?

刘竹承:哈哈。想是想,但不行呀。我做的不像盖房子,卖完了就完了,投资进去了,需要很长的运营周期,现在什么都在里面,没法抽身。

齐鲁晚报:曾有台湾、临沂、潍坊、国外的生活经历,觉得除了家乡外生活最长时间的潍坊人有什么地域性格?

刘竹承:不管哪里人都有好的,有不好的。潍坊人,相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说谎话。说一次谎话,以后就没法做了。不能说为了赚钱,什么事都干。要讲良心。

齐鲁晚报:你有宗教信仰吗?

刘竹承:有,信佛。

齐鲁晚报:做善事与信仰有关吗?

刘竹承:与信仰无关,主要源于我的成长经历。

齐鲁晚报:只要条件允许,就这样满世界帮人吗?

刘竹承:以潍坊和临沂两个地方为第一选择。不要说的太满,尽量去做。

齐鲁晚报:每个人都有一些宏大的想法,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能力,您有吗?

刘竹承:我想建一个大大的敬老院,除了生病和死亡由政府负担之外,其余全有我来负担。昌邑是我在事业的发源地,我想在昌邑先建起来。

潍坊金泉寺
电话:0536-2608696 网址:www.wfjqs.com
地址: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519号金宝乐园北邻